林下筆記

三十三冊
卷之二十八
春明逸史 四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八

春明逸史目錄 四

年號蓐改
皇明御諱
皇明徽號
魯監國
清諱
馬州爵號
闢異端
琉球漂人

琉球太子詩
壬申回還使臣
貴達馬岑
竹所虛文
穎樵惜卻亭
互當問備
上天造化
跋及福相
筵退酬酌
内局紅拳

相劇座目

大臣初出仕節次
館僮知例
翰院許叅
文臣捕將
文臣訓正
柳相戲言
趙生觀相
升沉有定
海東樂府

宿景陵齋室
仙樓名句
常棣思會
宣堂壯麗
神室有聲
古松復生
養研山房
達人自銘
訥齋自銘
怪事添一

士流諸公
祁堂主文
大臣攝刈
軍中拜將
閣吏古例
同辭美謚
儀仗相似
大明象
丹鳳吐詔
燕窩無味

花糕

鄭幕手才

海帶

蔓菁

煙草始末

雨前茶

承旨式暇

文臣將任

山林疏例

恭下丈熏

宣傳官廳煙臺
太僕提舉
進講召對
門備携貳
廟官門將
寧越神堂
畫像見失
記大明會
明末島
鹿䴥之辨

批文衡文
覲禮爲私
大官易扁
廨廳戲談
產室排設
三世產室舉行
懸草些門
海馬石燕
懸鈴之辨
御眞洗綃

桐漁處事
石中玉盃
奢儉不同
趙東海才速
其人負名
倉糴加耗
漂人措處
東國奉佛之始
洋人消法
日月食

外國天文人入中國之始

日曆

夫婦同命

入閣月日同符故相

清國科獄案

宣和牌

座主門生

熟習難變

元老遊覽

益齋先生中

折風巾說
文武服色
笏記
譏隷人被裘
婦人服
上御軍服
笠纓有辨
纓緌之制
中官牌綬
靴子變通

武官吊例
遼東伯辨
題主字数
謹守制度
取舍各異
拱手淂謗
海量會酌
洪淵泉不飲補愢
燕京奇花
南中棕櫚

小蛙可怪
朋友相信
不留書札
五色量官
善繼晦
福相先知其後
見詩擇婿
前後相倒
百梅堂事蹟
紅蔘之始

軟薑正果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八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春明逸史

年號荐改

建元有號肇自漢武而歷代遵用或有一改者或有屢改者皇明太祖掃除前習始以一號用於在位之間惟英宗皇帝北狩復辟故至建二號是變例也清國因明制亦用一號咸豊皇帝崩新皇登極年號頒以祺祥未幾改頒同治其例違矣有事改元古雖有之建極初荐改未之前聞也抑同治義似順治也

皇明御諱

高皇帝洪武朱氏諱元璋字國瑞惠宗建文諱允炆太宗永樂諱棣仁宗洪熙諱高熾宣宗宣德諱瞻基英宗正統天順諱祁鎮憲宗成化諱見濡孝宗弘治諱祐樘武宗正德諱厚照世宗嘉靖諱厚熜穆宗隆慶諱載垕神宗萬曆諱翊鈞光宗泰昌諱常洛章宗改以熹宗天啓諱由校毅宗崇禎諱由檢南遷赧帝弘光諱由崧思文帝隆武諱聿鍵永曆帝諱由榔

皇明徽號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峻德

成功高皇帝后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
高皇后馬氏　惠宗讓皇帝后馬氏　成祖啓天弘
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后仁孝慈
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徐氏　仁宗敬天體
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后誠孝恭
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張氏　宣宗憲天崇
道英明神聖欽天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后恭讓誠
順康穆靜慈章皇后胡氏繼后孝恭懿憲慈仁莊烈
齊天配聖章皇后孫氏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
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后孝莊獻穆弘惠顯仁

恭天欽聖睿皇后錢氏后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
承聖睿皇后周氏　代宗恭仁康定景皇帝后貞惠
安和景皇后汪氏繼后肅孝皇后杭氏　憲宗繼天
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繼后孝
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王氏后孝穆慈
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純皇后紀氏后孝惠康肅溫
仁懿順協天祐聖皇太后邵氏　孝宗達天明道純
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后孝康靖肅莊
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張氏　武宗承天達道英
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后孝靜莊惠安

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夏氏　世宗欽天履道英
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后孝潔恭懿慈
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陳氏繼后孝烈端順敏惠
恭誠祗天衛聖皇后方氏后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
天開聖皇太后杜氏　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
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后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
天襄聖莊皇后李氏后孝安貞懿恭順溫惠佐天弘
聖皇后陳氏后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
后李氏　神宗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
止孝顯皇帝后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

后王氏后孝靖溫懿敬讓貞慈恭天允聖皇太后王
氏　光宗崇天啓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
貞皇帝后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弼聖貞皇后郭
氏后孝和恭獻溫穆徽慈諧天鞠聖皇太后王氏后
孝純恭懿淑穆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劉氏　熹宗
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哲皇帝后
懿安皇后張氏　毅宗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
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后孝節皇后周氏　弘光皇帝
隆武皇帝后曾氏　永曆皇帝后王氏
魯監國

靖江王 紹武帝 德祖元皇帝 懿祖恒皇帝
熈祖裕皇帝后王氏 仁祖淳皇帝后淳皇后陳氏
興宗孝康皇帝后孝康皇后常氏繼妃呂氏 睿
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
后孝慈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蔣氏

清諱

世祖章皇帝順治諱福臨聖祖仁皇帝康熈諱玄燁
世宗憲皇帝雍正諱胤禛高宗純皇帝乾隆諱弘曆
仁宗睿皇帝嘉慶諱顒琰宣宗成皇帝道光諱旻寧
文宗顯皇帝咸豐諱奕詝同治諱載淳

馬州爵號

倭國自唐廣明年間有所謂關伯者出摠斷事務倭皇徒擁虛器如是相傳已為千年近間倭差出来自言渠國今廢關伯倭皇躬親庶政則馬島爵號等事從而釐正云廟堂以其叵測拒而不納誠得體也前日雲石趙公管廟務時曾有似此之事余援以言之曰以若無據之事請而順受則来憂無窮一番退却不害為懲毖之政矣

闢異端

丙寅洋夷陷江都朝夕犯京上自朝廷下至閭巷擧

有主和之論石坡公書揭壁上曰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自是和議寢息賊随而退辛未又犯江都乃斲石刻十二字竪之通衢使彼我洞然皆知賊亦退去扶正闢邪達天地而不惑者也

琉球漂人

王考孝貞公按節錦營也余時陪往適見琉球國人漂到者作高髻揷一簪着挾袖斑綠周衣無袴襠也自言渠之官人髻揷兩簪擡傘騎馬云伊時所來者皆賤類也其人亦鮮吸烟而出一小竹桶色黑長可數寸以鐵一劃則火便起各人輪爇吸之以手覆之

火隨滅此或萬年燭之類也按三才圖會琉球官人騎馬擡傘以是看之其言果符也無衿襠而只着周衣倭人亦然是其風土一般之致也

琉球太子詩

堯語難明桀服身臨難何暇訴蒼旻三良入穴人誰贖二子乘舟賊不仁骨暴沙場纏有草魂飛故國弔無親竹西樓下滔滔水應帶遺冤咽萬春外國詩之流入東國無幾而此詩人皆誦之在於三陟邑誌

壬申回還使臣

昔在壬申回還使臣卽曹公允大也時西賊擄在空

州城中衆議欲避路公曰不可直抵城下大路而行景來大呼詬辱公按轡徐行佯若不聞歸告于副使曰不必由此路還其處事甚得中云先是公在燕館彼人已知我國有西亂之作而牢諱之交易畢後始使知之公慨歎不已及到浿城阻雨意欲留巡使鄭公晩錫出見曰此雨足可爲行役公歸語人曰巡使事是矣迫切則然也云

貴達馬劣

洪文匡貴達位至三舘性甚儉朴每騎款段而行路人指點曰貴達馬蓋慕其人而笑其馬也由是仍爲

方言非惟驚馬之謂凡物之劣者亦稱貴達爲後孫者亦不知所由隨衆稱之是可笑也

竹所處文

金竹所光煜文章名於世而不得爲文衡時人惜之見物之可愛而不得於用者輒稱竹所處文盖歎息之意也此說轉爲者粥浪用卽其誤鮮也

頻樵惜卲亭

金頻樵嘗言于余曰吾欲傳文衡硯于金卲亭心内定之久矣不幸見卒此說屢出於僚席間卲亭雖死其名尚留到今思之完其名猶勝於条圖也

互當問備

正廟臨朝諫長多有做錯承旨問備頻數上問之即於榻前承旨諫長相換除授仍令傳啓俄者責備於人者反受其人之責是乃大聖人默運造化之工也余以承宣每於筵中見臺臣之有失常欲問備輒想是事而止之

上天造化

純祖初年春注於徐公憙淳公乃盺少時也於筵中命徐公製律賦經山鄭公以承旨暗贊上燭之即遞承旨鄭公退出來及闕門復除承旨一日召對鄭公

基善挾冊進階前上教以徐公換入鄭公顏色不變
徐而趍出經山常言其量也
跋及福相
哲宗戊午產室設廳也余以知申隨經山相公入侍
見公奏對無非慶祝之辭雖知艷羨而跂望不得者
也聖上辛未環忝藥院都相之任仍擧鄭公已行之
事公退之路謁公而詑焉公亦含笑聽之
進退酬酌
余以藥院之任坤殿入診後同諸公坐於閣外領揆
頻顦向余曰公於今雖爲他相不得爲之任後日 世

予師則當讓於僕矣余笑曰師傅之職認以鐵限則未敢生意至於嘉禮正使我自任之蓋當産室設廳而藥院都相可爲者獨推於余故用是相戲也金楓溪世均在座曰古有一大臣以其袁耦來叅於慶禮之事自歎曰非我之咎即人之咎也蓋指賴㯋而發也

內局紅蔘

余在藥院內殿湯劑以內下方文製進而當入紅蔘矣余稟曰本院所儲蔘料只有羅江之別而羅蔘進於大殿江蔘進於各殿所謂紅蔘元無等待之例矣

俄已近侍奉紅蔘而出乃內賜也蓋紅蔘本非緊需之劑故行用於閭巷而內局之用稍有也

相衘座目

中書古規每時原任聯衘也其座目先擧時相次擧原任穎樵金公獨爲不然於是釐正一從相座先後書之雖變舊式果爲得體也

大臣初出仕節次

大臣初拜時自處以凡宰同即古例而出仕日詣闕也只乘平轎子至朝房受蕉扇見右位坐則必曲坐不敢横竹及肅拜後賓廳始與諸相從座次一行坐

亦稱小生

館僮知例

政府錄事陪貳相入藝文館翰僮據古例推出而以其不從叱辱之錄事訴於諸相之前頻燋祁堂兩公推余決之以余經翰林故也余則諉於貳相其亦舊史也時金台吉均承政命入來見而笑曰此僮能知古例為可貴也余曰識例可貴而辱亦故事耶一座解頤

翰院許參

余之被選翰林也右位金台世均欲為相戲迫余入

幷俾觸先諱之意也沈台敬澤以別第在壓亦從之余曰右位令行雖其怡矣衣服當濕未之思耶蓋金台祖先諱是令行而沈台即宜復之子也于今金台以崇秩官吏判沈台已歸道山不無存沒之感矣

文臣捕將

哲廟朝捕將有闕命兵判金頫漁炳國兼管及遭參兵也仍令察之特例也適有該廳查事頫漁判決如流校輩相顧而驚公笑曰武將如是裁處若等亦相顧而驚之乎時人服其不器之材也

文臣訓正

訓鍊正者武職中峻望也與蔭正等而文臣若經是衘則西班之爵亦無碍爲之古規即然而其重擬於將薦也其規近廢惟獨於関廟奠酌禮時以文臣差出行大祝事而已

柳相戱言

余在完營也柳公亨祚時爲長興倅偶値水考後十年余拜海伯受符也柳公以承宣行相揖禮余曰今公必爲安岳守來也柳公冷笑曰苟我之爲也又欲置下考乎答曰若有失則豈其不然歷五年而柳公入相余忝右位逢於賓廳頗樵曰両公問答皆有氣

象之可見

趙生觀相

趙生善觀相者逸其名余族叔應教公啓善來科前推前程指箒路上一士人曰此儒爲主文則可以爲科其士人乃尹梣溪也後八年尹公爲主文公果登科是日趙生來守公門聞喜而去今不知所終

升沈有定

在昔鄭靜窩民始爲吏判也徐心齋龍輔時任銓郎也鄭公愛待之越十年復拜銓長問政于時相即徐公也笑曰閣下能記前日事乎徐公搓手曰惜哉是

問盖其所言者氣像挾隘不得致位之謂也憲廟丁未頫樵金公以入格儒生入侍也趙暘谷鳳夏時為當品知申而登筵周旋後五六載金公登第節次推遷歷文衡入閣為藥院都相又六七載復入藥院趙台尚居副提擧之任世事之變遷宦路之升沉從古然也

海東樂府

東國樂府朴齊家所製関西樂府城市全圖人皆誦傳至於申紫霞緯所撰小樂府四十首其竹謎曲曰人間百卉皆堪種惟竹生憎種不宜箭往不来長笛

怨最難畫出筆相思其蝴蝶青山曲曰白蝴蝶汝青
山去黑蝶團飛共入山行行日暮花堪宿花薄情時
葉宿還其碧溪水曲曰青山影裡碧溪水容易東去
爾莫誇一到滄江難再見且留明月映婆娑其綠草
清江馬曲曰茸茸綠草清江上老馬身閑謝轡銜奮
首一鳴時向北夕陽無限意君心其冶春曲曰黃山
谷裏蕩春光李白花枝手折將五柳村尋陶令宅葛
中釀酒雨琅琅其落花流水曲曰睡失漁竿舞失簑
白鷗休笑老人家溶溶綠浪春江水泛泛紅桃水上
花其金爐香曲曰金爐香盡漏聲殘誰與橫陳聲夜

歡月上闌干斜影後打探人意驀来看

宿景陵齋室

戊辰秋上幸東陵經宿臣以景陵享官宿於齋室有詩曰己酉光陰二十年微臣陪享聖君前借宿一房仙寢近孤燈明滅不成眠宦跡筭来三十年絲毫無補後由前居然身在班之首一半糊塗未醒眠歸路見鄉奴負梅樹過馬峙嶺有吟曰晩策匹驢漢水濵何来梅樹若相親早春驛路踟躅客淡月林間邂逅人借葉貯香留後約謝塵踰嶺葆天真其將與我同寒暎甭亦明時已退身

仙樓名句

余於掌試之後轉入成都歷覽降仙樓思欲占句際見板上留黃江漢景源詩曰一檻對一峯儘名作也蓋樓架之數應於巫山此句一出人爲閣筆宜矣記昔巫廟以金剛萬二千峯詩命諸臣應製楚亭朴齊家起句云佳節一日一峯頭百歲三分始一周上詡以奇才可與此句同傳矣

常棣恩會

余踰鐵嶺見一石碑刻以常棣恩會即李伎翁爲道伯也其伯兄忠正蹄及健齋以原任相奉審北陵同

會於此乃竪是碑云咸營有玉簫亭爲伯氏建也及入境李公令妓女奉禮狀其辭曰惟公國之元老家有賢兄㠶翁李文獻睨秀蹄正廟賜䕶㠶因以爲蹄

宣堂壯麗

南公履翼爲北伯也以宣堂之頹圯改建之制度頗㦲侈於前觀後未竣而因事徑遆未得寢處而歸金石李公存秀代之廢而不居人問其故荅曰制置之壯擬於大內何敢入處過其堂必掩面南公則以公堂也故爲重觀瞻而李公之言亦不無稍過寔所見之不同也

神室有聲

純祖朝関北道臣謂以永興本宮神位龕室有軋軋聲馳驛啓聞朝廷怪之擧荳溪朴公曰非此無以辨虛實差禮堂送之盖公新遞北伯故也及奉審也開門而入正堂廳板隨足動搖其聲應於龕室而然也公查得其狀請誅別差道臣命拿勘即南公也

古松復生

咸興本宮有太祖手植松遠龍蛇之變爲倭奴所傷因而枯焉遺根於庭前忽然復生覆地如盖巨觀也宮中藏御用笠子及弓矢等物

養研山房

翼廟在春邸時以養研山房四字賜紫霞老人乃於室後別建一亭而名之要余書其楣曰睿賜養研山房又作硯銘亦使余書之種以蒼松紫藤加之碧蘆後屢易主山房變爲治産之室而松則掘去取侵根拔倒竪藤則厭於蔓延已受斫伐惟蘆生於空閑處得其永年噫四十年來人物之變遷如是追想老人拈毫覓句之時不禁悵觸也

達人自銘

人之自銘固多而傳誦不置者惟雷淵南公有容之

作是已其詞曰在朝無奇節在家無異行不必請銘於人盖公之清名直節推重當世而其題如是雖爲自謙之辭誠達觀也

訥齋自銘

訥齋李弘準卽宗準之弟也製自銘曰旣無才又無德人而已生無爵死無名魂而已憂樂空毁譽息土而已

怪事添一

桐漁相公生平不參於人之宴會不與人盃酒團欒又無登覽之事其習性然也忽於一日速數三賓治

濟勝具訪七松亭鎮日讌飲一去喧傳訝爲異事時有公私所罕者兩件事好事者以公之讌遊添入稱爲三恠事也

士流諸公

古之士流余未能知而以今所睹參之傳聞蔭塗進用之彥多有可稱者若鄭公文升金公東獻鄭公憲容節次推遷位登八座李公時敏李公綱愚亦躋亞卿而俱以老成宿儒見稱於世至於柳公尋春金公晉教崔公璜或準職或超三品皆名實相符可爲表準後生也

祁堂主文

庚午謁聖科祁堂洪公拜主文之命考試已畢上命進所考之券并置落軸更於餘券取之親考坼榜公進前奏曰臣雖無似旣主文也聖上處置如是將謂臣不足信也臣何敢叅於考官之末乎上辭謝不已後於講筵更以是事聖教懇摯公亦不敢復辭主文仰對在謂上下得體有光史筆也

大臣攝刈

上於辛未春親耕耤田及秋成也觀刈成命已下而因事未果遣大臣攝行禮也於是右相承命進去獻

九種之穀余管太常以其餘分於頹樵金公祁堂洪公及頹漁金公蓋頹樵伊時冢宰也頹漁耕耤使也祁堂攝刈大臣也余之所得猶可為數畝之種將與老農歌詠聖澤也

軍中拜將

軍中拜將昔聞其事今見其人即鎮撫使金善弼也以其謀略當洋擾時多有効勞朝廷稱以將材為沁都中軍來幾特授鎮撫之任於是壁壘增彩士卒動色其辭疏稱以拔之行伍一軍皆驚批旨若曰即其軍中拜為大將是乃不次故事也擧吾榮之將軍即

遼東伯八世孫也

閣吏古例

心庵趙公入翰院使舘僮嗅下隷而攄例不從公無聊而出壺山朴公以藥院都相詣閣怒閣臣睨待命囚下吏吏直前告曰受教定例閣吏雖大官不得囚公亦無聊而止兩公事膾炙一世雲石相公更為遵奏定式備局直囚閣吏而閣臣之罪備吏言上後囚之余適謁雲石公備道其詳曰君其知之未幾李僚埣在直不知裏許直囚備吏雲石認以余而責言歷至旋為覺之推謝不已先輩之愛待後進如是也

固辭美諡

易名之典用褒貶於其人之身後也所以節一惠而施之苟行蹟之可善也將加之以美諡類樵語余曰故重臣姜公時永臨卒託於其從姪蘭馨曰吾死後勿要美諡果後於諡坐欲加上等字其姪辭以遺教然則其人之賢勝於美諡也

儀仗相似

中國之皇帝儀衛與古逈異而惟儀仗則同於我國軍裝之樣儀物之狀别無參差想因唐宋舊例而然也辮髮狹袖揚鞭馳馬令人可哂而漢官威儀獨於

儀仗見之此物之不變猶賢乎已也

大明象

漢成帝時有獻拜象者象之拜其來久矣我孝廟入燕過象圈象見天子兩跪見諸侯一跪象初欲跪兩膝驚爲跪一膝孝廟以有王氣故也此以見之非凡獸而余見大明象又見戲象圈人使舞之惟意爲戲隨其償銀之多少此亦世降俗末之致也

丹鳳吐詔

史有鳳詔之說而未知何謂咸豐皇帝登極時先大夫見之五鳳樓上時一丹色大鳳口含詔書而吐殿

頭官捧而讀之即我東之頒教也此乃貴飾威儀之具而年久色渝想是宋元傳來之物也

燕窩無味

中土美味咸稱桂蠹燕窩蓋桂蠹則見於漢史惟燕窩挽近所傳者也余於朝士家會飲供帳甚侈主人指一器湯曰是燕窩其味以淡爲勝是南中瀕海處燕子泥群魚種合以作巢者也問桂蠹則曰産於廣西云

花糕

武則天花朝令宮女採百花和米擣碎蒸糕曰花糕

寒食以麪爲糕若蒸餠樣以棗附之名棗糕東俗效之以蜜和米麪煎熬作楚辭曰粔籹蜜餌有餦餭亦謂寒具

鄭幕手才

正廟朝壯勇衛鄭瀗辟完營幕造大扇長可尺餘無雕琢飾以青紙世稱瀗扇古家往往有恩賜物

海帶

海西之岩水氣所生而可食者曰海藻海蘿海藿而海帶無見於史東國方言也海藿婦人解娩作羹海帶東人所謂多士麻似藿而細長又曰昆布

蔓菁

月令廣義云蔓菁曰四時菜言四時可常具也非一名百歲菜可以為對中州有綠色紅色可珍也

烟草始末

王阮亭引姚露旅書謂烟草本名淡巴菰出呂宋國能辟瘴氣始於漳州莆田等地種之近則處處皆有唐詩云相思若烟草似唐時已有䀌之者王肱枕蚓菴瑣語云烟葉出閩中而邉人寒疾非此難治故至以一馬易一觔崇禎中禁之不得也我東則仁祖初始為盛行純祖初斗室沈公為箕伯擇好品葉量束

一兩名之曰兩草近日又有日草名色即監司日供之謂而味為上也蓋此物始自他國轉來而到今我東之品甲於天下然以其害者言之良田美土費於種草之址寶玉珎金糜於吸烟之具而其所為用不過衆人消閑之供物之無益莫此為甚而俗習成痼卒難療祛也余亦好之者也方吸而言之如是

雨前茶

燕市茶品不一必以雨前茶為貴穀雨前所採也茶市最大者惟瀋陽而瀋近北鄙部落明末榷茶市補用於軍需其時胡人強盛茶費甚鉅明儒之言胡人

常喫穜酪故善飲茶湯盖産於江南而貿遷則専恃於胡地此風未已今亦衒衕深谷擧有茶肆

承旨式暇

在院承旨欲爲出去則每懸式暇由来久矣憲廟嘗教于政院曰謀日式暇是何人何祭乎知申南圭齋奏曰承旨非病状與式暇則無以出去故自前行此謬例上更不問之自是式暇之懸無碍也

文臣將任

憲廟丙午設内營也徐左蘭憙淳爲揔衛使此文臣拜將也一日値関王廟秋節祭訓御將臣倶差享官

上爲修徐公之銜特命兼管兩營於是三處手旗一時並領觀者榮之

山林疏例

古者山林之疏入呈後批答久不下則令司謁徹稟請旨雖或違於格例不得退却卽敬禮儒賢視大官例也憲廟朝政院以山林疏之不書大年號不捧山林陳章爲引曰臣於前後疏本不書淸國年號今此承宣之以若執論苟謂解事則當之者能無違式之愧乎於是大臣奏以昧例請罷承旨居夙夜之任者不可不知也

条下文兼

文兼者文臣兼宣傳官也每以条上差除而曾經翰
注者雖条下無碍備擬古規良然純祖朝一二諸公
俱以条下爲之是後更無繼焉今則唯認以条上窠
而掌銓注者亦不解政格之有無也

宣傳官廳烟臺

宣傳官之許条也以大烟臺燃草其臺大於鍾子曹
司不堪其苦即臭吸斗醋之意亦受教廳風也近日
氣禀不能當之無異廢閣

太僕提擧

司僕都提擧是乃相臣窠而永安金公之拜也適值
大臣遞解之時以秩卑人差出所以陞為一提擧伊
後豊恩趙公亦用其例為之時朴壺山為二提調將
入閣前一日特旨許遞若不遞而入閣則座次有妨
故也自是大臣國舅交相差除今則宗臣亦得為之
也

進講召對

憲廟冲年嗣服開講稱曰勸講後改進講盖其自下
進諮勸勉之義又有召對稟請欲其提悟上意之擧
也哲宗朝進講改為日講差出日講官逐日進講每

五日大臣亦為輪衆經山相公所達白也召對取稟
則羣議以為召接臣鄰惟在上意安用稟請由是置
之當宁朝更設勸講進講而召對或稟或不稟

問備擕貳

金公鍒以勸講閣臣登筵行滕結觧洪承旨羲錫按
例請推諸論岐異翌日徐判樞俊輔衆講奏以昨者
承宣擧措有闕事軆反請問備而亦有擕貳之論蓋
徐公所處為金公地則可矣然衣帶不整之察飭亦
係院規是將何說以觧之但於崇品老宰以此請推
似過矣此等處須存斟量也

廟宮門將

舊制廟社殿宮之享曾無門將只以衛卒守之金公復巽判騎省奏設門將以各營將官劃出而梱帥復歷者如帶軍銜則亦爲之是役也爲禁猫狸之意也余每見名武之差役者輒說金公事業盖其設始爲重事體也當之者謂之事業不亦近於貳論哉

寧越神堂

寧越衙舍後有神堂奉端宗塑像也昇遐後即建者而士女崇奉每年仲夏具豊腆之需戶長爲獻官享四日而止如有不淨之事災眚立至以是人不敢不

愼嗚呼君萬致敬固其誠也而營邑不問四百年間
恣行僭越之事事體則未安也

畫像見失

余孜家乘則益齋先生畫像嘗爲見失子孫入燕奉
來傳爲訝異白沙先生像亦有是事盖壬辰後中朝
人頗見公像求之鄭重一日公像忽然難處莫能究
其攸在後因卜者所推乃搜於燕卜而得之抑兩先
生見重於上國爲人所慕而致有是擧耶

記大明會

明季稗史有所謂點將錄盖列書東林群賢而係以

天罡地煞之目具急時雨黑旋風等綽號一一懸錄擬諸水滸傳者也是乃崔阮輩誣辱楊左諸人以媚魏閹之計究厥心腸曾狗彘之不若矣大江以南尚傳東林之名有時具漢人簪履少長咸集稱曰大明會悲歌酒闌輒痛哭而散云人心之欽慕久而猶然余於燕市見我東冠帶之屬問其所需則曰用於大明會也

明末鳥

崇禎年間有鳥似燕非燕群集大明殿樑上欽天監謂之不吉使衛卒敺之不去愈逐愈集崇禎殉社後

謂之明乙鳥今明末鳥是也毋論彼我國惡此鳥來巢則輒逐之因爲成俗不得棲於村落多巢於山谷間

鹿麐之辨

禮記月令至月麋角解康熙帝見麋五月亦解角甚恠之捕天下鹿屬養于苑中而驗之惟麐角解麐者鹿屬長尾欲改月令旋置之三代典憲固未可更議然鹿麐之辨則於斯而判矣游觀金公見養鹿于渼上語之於余如此盖我國之人知有鹿而不知有别種也

批文衡文

金頻樵主文苑也以所製頌教文相示余以手點批傍人曰文衡所作何可評品乎答曰此有所以也往在乙巳初冬余設庠製也其日即初三而值雪霏微乃以古人畫題之江南初冬欲雪時出題而頻樵魁鮮則是我所拔庠生也今雖立幟詞壇應讓一頭地吾何為不可聞者亦為之笑未幾余與金公次第入閣而常稱其事辛未孟冬又值初三之雪頻樵委書更道是事余轉及於祁堂以供話柄可為一時韵事也

覲禮為私

記昔先大夫爲畿伯時余往省之路歷謁經山相公先大夫已爲來坐矣余先覲家君後拜主公公笑曰君之周旋非曰不當而至於朝廷之禮不可如是蓋私先於公有違官師之䂓故公之爲言所以相警也

大官易病

權彝齋嘗於講筵請着眼鏡上許之後以眩氣爲祟不可久伏之意仰奏上曰卿於在家時筋力爲好而若對予則每道疾恙是何故也權公惶悚而退自是不敢言病憲廟常稱權相之無病由予之力也金孝

憲道喜拜相登筵德甚不勝憲ㆍ劇笑曰平日康健之人苟爲大官則輒發喘促何也大抵位愈高則病易生也而又況三事之地擔負爲重者乎宜其眩喘之隨而侵尋也

賓廳戲談

辛未冬産室設廳時經山相公以九旬元老特祭於候班衛士加額稱瑞筵退鄭公同頻樵ㆍ祁堂會食賓廳余曰今日可謂伴食矣頻樵ㆍ答曰吾則素餐也

産室排設

産室排設正時前一刻藥院三提調率待令醫官別

掌務官泛鐵官等諸交泰殿本院吏亦從焉時諸執事進房中廿四方位圖付之各該方又付當月圖及借地符俱朱紅書也仍於吉方先鋪藁草次藁席次白紋席次羊毛氊次油芚次白馬皮次細藁席又以多男鼠皮及皋絲置于馬皮之底而稍近上胎衣所安之方亦付朱書符醫官讀借地法符三次馬轡掛諸房壁臨產所執也銅鈴懸於廳軒有事則搖招醫官者也以若節次具載笏記上臨軒觀之諸人各自擧行而退其日當宁八年辛未十月朔初七日甲子也都提調余也提調趙性教也副提調金元植也

三世産室擧行

國朝以来坤殿誕聖甚貴之事也産室擧行者以為至榮而況三世繼當者乎方顯宗辛丑明聖王后誕肅宗也淸風國舅金公佑明為別入直純祖己巳純元王后誕翼宗也國舅後孫宗善以承宣擧行於陳賀時當乎辛未元子誕降也承宣之孫元植以藥院副提調直於産廳事屬稀有

懸草之門

産室安排日泛鐵官按審方位定懸草之門而門頭揷釘垂紅纓待順娩後醫官即時請出藁席以紅纓

懸于門楣至七日而還置廳上捲草官焚香祭告奉詣內資寺藏之公主則蓍席藏于內贍寺云祭告時不具饌品只設命銀一百两命米一百斗命紬命絲等物而已

海馬石燕

海馬石燕嘗聞其名而未見之適以藥院之任産室擧行也得閱二物海馬則宛其馬様而大於掌其色白石燕則形類於燕而色青小如栗俱以催産之材需於臨時所握者而俱唐種也各其一雙綴以紅纓按笏記石燕則觧娩而趂為放下以其遅則不便云

物理之不可解者有如是矣

懸鈴之辨

舊說産室廳之設也每於門楣懸金銀兩鈴誕生爲男阿只則搖金鈴女阿只則搖銀鈴云世皆如是傳之及玆設婍節目則果爲懸銅鈴而異於所傳矣蓋設廳後則醫官例爲等候無時入診故每於指揮之際以鈴爲警使其入來者而誕生後鈴索御手親搖云

御眞洗綃

壬申夏五月上奉審泰元殿太祖元宗兩朝御眞新

本命諸臣入瞻詢問舊本洗綃埋安之節賤臣對曰
御真舊本之櫝奉與埋安皆有國朝典禮今此詢問
出於經遠之慮臣何有他見而至於慶基殿本國初
圖寫也五百年敬奉之餘遽然埋安極爲難愼且奉
詣之期尙遠廣詢未登筵大臣處之恐好上卽命詢
及未登筵大臣

桐漁處事

桐漁李公榻前奏對之際帽子脫落凝然不變招司
謁使之拾着盖手自取之則反欠動作故也公雖當
急遽雍容自若可仰也余於講席章服鮮紐難以結

拾亦令司謁代爲整頓講罷請罪曰臣於儀者有所失儀而承旨不相問備雖曰忠厚臣則焉敢無惶愧之心乎上笑而寬諭曰不如是則將何爲之乎筵退諸公相謂曰此亦爲相府故事也

石中玉盃

稗記云破巖石得玉盃解之者曰是乃開闢前物也以若強辭不必爲辨想應置杯於石穴而年久付合成此異狀也記昔元時亦有此等事巖坼穴開中有一壺有題字是山高月小四字也盖山高月小出於赤壁賦而東坡以前曾無是語則解者於此將何取

譬乎竊念宇宙間難以理推者比比有之則管窺之見存而勿論可也我東藍浦石色黒而潤供於硯材而或具山水花草等紋是亦難測之一端也

奢儉不同

經山相公家舍頽圮衣帶獘垢而户外之簦屩錯雜駱西尚書臺榭軒敞裘帷輕暖而門前之車駟騈闐而公俱為名卿推重當世然奢儉之不同如是也孝貞公嘗曰善之持身如寒素是士夫本色也元伯居家尚喧熱即寧相處地也然而其為優劣後當知之余幼時曾聞是教竊視之則果然也昔在宋朝冠萊

公性習於奢杜祁公躬行以儉而俱登宰樞名垂竹帛然究竟遭值否泰各異王考之言似鑑戒於此而發也

趙東海才速

東海趙公琮鎮斂於科體無論某體硫則輒書不問句之次第隨畢呈券大鳴於世更不關如公才者也

其人貢名

都下各貢中所謂其人者即供柴炭及炬而最古所設者也有班名人皆爲之故只以其人稱之麗朝人國初皆爲之不以所供之物定號也爲之者嫌於露

出本色每變其名字而行之以至中古班名者廢却不為然朝家視之異於他貢變名之規于今各貢守而相傳其先生棨父名或有議政之啣者云

倉糴加耗

石林燕語唐明宗入倉觀受納主吏俱責其多取因訴主藏者破家竭產以償欠縮為是而然明宗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雀鼠耗所謂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不知反墮其計中遂為民害五代史王章乃增一石輸二斗為省耗東國因為行之耗外有畢例別畢例兩西多有之筆債柴油債名色三南多有之其

倭奚特二手也哉

漂人措處

哲廟辛亥異樣船漂到於湖南之羅州飛禽島語言不辨而以其有漢人故雖通文字猶不明言其所自之國用意叵測也船破難歸從旱路願去余時按本道具由啓聞廟議依其願欲轉付燕京於是更啓曰不可使異國人見我山川又況乾隆朝入送此等人則中國亦不知其向許者故不受而還爲出送徒煩往來而已到今事體不若許給船隻使之任自去就矣朝廷從之乃使任譯據理曉諭則其人乘我舟往

他處五六日之間借得快船具載什物而去也當予辛未見公文則羅州可佳島又有異國船之漂來者而事如辛亥仍依其例即爲措處前事之爲後據如是也

東國奉佛之始

高句驪小樹林王三年浮屠惠順來自符秦秘伊佛蘭寺居之此海東佛教之始新羅法興王十二年沙門黑胡子自高句驪至此東土奉佛之始

洋人曆法

往在丙寅洋擾時得見渠之檄文則年月下日子書

以三十一日故甚恠之及閱中西象緯考而知彼人作曆初不計閏所餘日數分排於逐年朔日之下也豈如我法之置閏然後定四時成歲之爲好也盖彼人非不知閏月之爲當而所以如是者似不歸重於授時之致也授時爲王政之大者彼烏能知之然而泰西諸曆又各不同也

日月食

物理之可疑者無如日月蝕其次潮汐水日月之食以歷數推之遲速大小無毫忽之差則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而春秋以前無日月食又有當食而不食者

何哉漢尚書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食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何也雜出諸書終未曉也

外國天文人入中國之始

外國人挾天文術藪乞留中國依本教供養利瑪竇之前已有大慕闍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曰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顧炎武曰此與利瑪竇天主堂相似而不得行於玄宗之時豈非其時在朝多有識之人哉按亭林此言其罪徐光啓諸人多矣

古有月令粹編十二朔三百六十日記歷代事出處近有日曆之成於鄉廬者倣粹編花山又出日史綱目記古今文人起草之日畧錄其文一日心庵歷訪故以是證之公曰古之事異於今之事皆以其意成之是亦可觀文字也甚賛之

夫婦同命

徐判書戴淳與其夫人洪氏共生於紙廟乙丑而月與日時俱同生平琴瑟和調室家之樂人莫及焉嘗以死亦共之相戲為誓辛未秋公先卒翌月夫人繼逝而病證相似同時入地抑同命者鑑其願而特施

之歟如公夫婦可謂伉儷之誼自重也

入閣月日同符故相

正廟甲寅連山相國金公憙以北藩拜相即六月二十二日也七月初八日交龜於宣化堂余於當宁甲子亦在北藩六月十五日拜相而二十二日即報至七月初六日擬為交龜而值雨越八日退行於宣化堂金公未經而銓以原任直提學常居鄉廬而余亦如之

清國科獄案

咸豐時有科獄知貢擧柏葰也葰於南匪之亂屢建

大功上下之所倚毗者其罪亦非故犯而不得容貸竟至置辟咸豊之言曰朕於栢葰聿泣而斬之其立國規模推而可知蓋清祖後二百餘年科獄之設初有云

宣和牌

宣和牌即骨牌鴻書曰牙牌三十二扇共記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地之東西南北人牌二扇十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人性之綱發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和牌二扇八點象太極元氣流行于八節之

閒

座主門生

唐宋以來有座主門生之稱為重科舉而然也至於明清與誼尤講紀曉嵐名昀即四庫全書之役撰進提要者也文章才華冠冕一世乾隆朝尊被眷遇官協辦大學士嘗以禮部尚書屢典會闈所舉俱知名士由是半朝皆為門生每當祭日高車駟馬雲集門前云後孫今居正陽門外余入燕相逢則自言窮不能存然尚以先祖之力有顧助者賴以契活說之可謂筆耕之美産也

熟習難變

洪祁堂入閣後每對余猶稱小人余亦屢呼其字熙世彼此熟習之難改也余與祁堂同寮於摛文院自參外共周旋于今老白首又伴食於中書可謂始終之契而知公者宜莫余若也

元老遊覽

敬獻金公思穆嘗於八十多歲上元踏橋王考孝貞公聞之促駕曰耄期之丈猶有此擧老夫於此興亦不淺蓋王考入耆社有年也辛未秋余偷閒山樹經山相公就養南城還未浹日而不忘楓菊之賞韋子

家數人訪我於平泉之庄酬公以綠野之樽可謂山中佳事而九旬元老能作登臨之遊乎地神仙爲公準備語也

益齋先生巾

上下詢諸大臣畫像有無賤臣對曰小臣及領相有之右相無之上曰卿之畫像何樣出草乎領相曰以高麗冠制畫之卽其高祖李齋贊之本也上問其樣賤臣奏曰似唐巾又似蓮葉冠上曰其制甚古雅也

折風巾說

折風巾者東國之笠子也古則用陶後變爲竹而折

前簷雉以鐵樞風吹則飄揚故稱之也尤展成外國竹枝詞題高麗曰長衫廣袖折風巾者是也其制今無雖東人未之見也蓋巾與笠俱首飾之通稱然制度則相殊未可執一而論中土人所着者通謂以帽子寬抹額之名也

文武服色

古者文官外着貼裡則內着狹袖紗廟朝稍變不用近日復舊武班則章服內恒着鐵甲故拜必有聲正廟爲念其鈍瘦以狹袖文臣烏帽下所着宕巾樣如帽而有頂疊武官戰笠下着鬉帽其制上尖下圓前

後無辨而至於私脈一體用之文官之氅衣即團領裡拱也武官之周衣即挾袖樣子而挽近宕氅通作文武之用非也

笏記

古者牙笏大可二三尺預録所奏之事見而達之即所謂書思對命是已史曰象簡又曰霜簡今之笏記也近俗小其制大不滿六七寸非古制曾見白沙先生古笏長一尺五寸中古之制與大明初有異大明笏過三尺餘也

譏東人被裘

按表字古文作表從衣從毛古者以毛爲表取其文章也五經要義曰著裘於内而以繒衣覆之乃加朝服朝會之時袒其朝服見裘裡覆衣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爲飾加以朝服之謂襲袒謂之裼檀弓曾子襲裘子游裼裘是也獨天子祀天大裘不覆不反取其質也新序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其毛也今東俗不負芻而皆反裘甚可笑也惟煖帽煖額表其毛

婦人服

東國婦人服非禮也新羅尚矣自高麗習於元俗俱

無足觀至於袴制皆着廣股袴用單袷紕祖初年至亦如之五十年前有兩股袴其制倣迓祥袴盖賤娼之所着而今則上下皆服先輩之憂歎也聞呂宋國盤髻施髾珥短衣長裙裙裏襯藤圈二三層云

上御軍服

軍服者是從軍之裝也雖文臣猶不屑焉況至尊乎在昔顯隆園常着軍服故正廟追慕之華城幸行時每服之嘗以軍服朝群臣於行宮相臣金熤進曰殿下此何服色也上大噺之其虞賁詩云馬上君王狹袖衣者是也今則幸行例用之所謂紅袖之餙俾騎馬

見慣其色無驚於懸鹹之意而今僅髮寸者今乃全袖粧之年前上教至有太長之教由於侈習也以至戰笠貝纓雀羽象毛俱有所屬而不知其義徒務華麗漸失其本將焉用之哉

笠纓有辨

古者貝纓之懸如戰笠纓貫大珠之條端垂頷下者不過數寸豈原趙公始為右懸之飾靈城君倣而行之正廟以後其樣漸長過於肩上大異古規今則公私服之貝纓俱為廢閣又絲纓之式製用紗緞而長為尺餘廣不滿寸文蔭通用武人則無防限者為軍

裝也中古漸廣無辨近日以來爲復舊制

纓緌之制

冠纓之以珠爲者近復舊制下有垂或紅或青或紫或綠具色不一禮冠有緌者是也按諸侯繢緌註尊者餙也疏曰士不得緌今尊卑皆緌非也禮書一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纓纓之垂者謂緌

中官牌綬

閹寺者是宮禁之奴隸故雖着章服本無角牌而只佩空綬古例即然挽近此輩漸無畏忌踰於法制者爲多則豈牌綬之可論也我記昔春山金公弘根拜

相登筵首贰於此奏請抑近習蓋素知大內事也其
習藥院日次諸璫俱去蒂纓公之以嚴見憚可見也
伊後寖不如前識者憂之今則老宦一二人外舉皆
無纓想有自內飭教而此可為復舊規之一端也

靴子變通

古黑團領着黑靴時服用白靴正廟朝並用黑靴因
時服內拱之以白為青故也靴子製規純以皮物為
之後來則內粧以氈外面青綿縇榜樣於靴丁之見
外也崇品餙用錦緞尊之也近頒新制太祖所御製
樣而類於水靴子

武官吊例

古則慰人之喪例着白笠即玄冠不吊之義也近世非公而國哀私而祥制不得用之至於武官之吊也用華服尹梣溪嘗曰其大人文獻公遭艱時見武官之来問者皆具貼裡紅帶故幼甚怪之及長始覺其意蓋公服外無他服色而然也近日所謂直領即貼裡之代者云

遼東伯辨

忠武公金應河之立慬深河也天子下詔褒美贈誥榮封世稱遼東伯者是也或以誥命體式之不類華

語致有謝言並其勲爵而疑之余嘗撰其誌文攷於
皇詔其辭曰巡遠不死仙李無臣天祥不死屬猪無
臣將軍不死寡人無臣或是使東國使臣代撰者耶
竊惟將軍孤忠大節永有辭於天下後世則其所外
至何有損益也哉以是正廟御製詩曰男子彝名聞
四夷遼東華語海東姿深河老柳如人立知是將軍
倚劒時大哉王言可為金石不泐之業也

題主字數

文忠公白沙先生主神之題也韓石峯濩書之而顯
字特大傍人怪問則曰雖或改題顯字無關故如是

而後人則更無能書此者至今仰瞻字畫分明燭下可辨果名手也蓋先生五次封勲故職衛之字多至百餘而三南體察使及諸道都元帥等衛雖爲不載猶具然也聞梧里相公題字最多云其所兼六曹事盡書之歟

謹守制度

宋朝李文靖公沆在中書沉黙厚重坐鎭澆俗嘗曰吾之相業非有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制因此以報國士大夫舉謂其言不切於事及後當軸者或不顧事勢或欲收恩譽變更舊制寔爲亂階可勝言哉我國

規模類於宋室而歷世為相者俱能遵守不敢更張挽近善相之可稱者即南金陵李桐漁李希谷諸公是已

取捨各異

菎溪朴公素性不屑守宰雖雄州名邑每辭曰我不嫺字牧之事其品操如是毋阜李公鶴秀為安岳守嘗錄邑務幾條往質巡使宿於營即連夜講習翌朝就議言下得諸自負而退點檢所言則尚漏一件乃歎曰吾嘗出入禁闥未能小心若是今為民事未免苟且之境古人之不為五斗屈者良有以也即棄官

而歸未幾拜嶺南伯翼廟賜詩曰七十一州觀察使四旬二歲亞卿人一吾從聞觀赴任半載遣彈見罷由此看之二公之事各是一道古人以出宰百里比之木猴蓋絶之也又云不鄙吏事視民如子是顛之也然則何爲而可莫如隨遇而處盡吾所當爲而已

拱袖得歸

金石李公以酒爲命聞於一國先時大夫人慮其受傷乃取牛腸盛以諸酒而試之則肥於濁酒損於淸酒壞於燒酒因是戒之命飮濁醪公於是引滿無節至與皂隷對酌不以爲耻醉必拱袖行坐如之人以

袖手相公稱之鄉曲之士訪公之家嘗謂李八藏宅盖八藏者是拱手之方言而認以為官銜也

海量會酌

希谷李公春山金公書尚書鳳振洪尚書起燮性俱愛飲輪作酒會及其團坐脫巾袪襪各負一隅傳杯替斟終夜不止朝暾將上共餟糜粥而散竟席無所接話以是雖黃不到瓶缾已竭也李公尤為無量少時登科而應榜前日與其心友痛飲達宵天明赴闕晚退尋見則其人尚醉不起若如公者可稱海量矣

洪淵泉不飲稱愧

韓公晩裕考試春帖還家路上聞酒香猝入人家買酒痛飮無對酌者時一少年名士自外而入乃洪公淵泉也韓公欲與飮之洪公以不飮對韓公責之踈拙洪公平生恒稱當日之愧兩公之一飮一不飮皆可書也

燕京奇花

鄭忠憲弘溥自燕京移来凌霄花蔓生多年延于松間群芳譜所謂花紅可賞者也後承至今培護其種不絶金憲肅致仁亦自彼地得映山紅者種於堦上其高盈丈叢生花發紅光燭室人稱映山紅家其花

得為長年余亦屢見而其宅今作公廨不知花之下落也

南中棕櫚

嶺南梱衙有一棕櫚長過數丈葉展如傘清陰可愛以其得土之宜也為武帥者輦致京中栽培數年終至萎枯見者惜之沈文肅亦有棕櫚芭蕉二種之大者植於嘉聲閣窻前長過屋簷見稱於世公逝後蕉則先敗櫚則屢為易主竟未知所在也

小蛙可怪

耆老所內有梅花一株久成古植蛙聲出於其中冬

閉春喧宋洞石壁隙開丈餘而小蛙隱伏有時出現者或二三箇或四五箇其數無常靡春靡秋長處其間不大不小具形如一人探而出諸地則即自上去伏在該處也余於少也曾一見之老人亦云其少時所見者如是也齊諧之志想由於此等事也

朋友相信

金栢谷得臣與朴文孝長遠交契甚密金公遭親喪家貧無以供祭祀朴公為方伯來別曰大祥需吾當盡辦以送蓋朴公平生未嘗違約負人金公信其言祥期迫近而不備一物朴公到營治送祭需適值霖

潦路阻金公渾家日苦待祥日厲宵而竟無消息皆以為朴公之欺金公獨不然曰世上豈有欺人朴長遠哉夜半有人果扣門叅需來矣此說尚傳於世可以徵戒於薄俗友道也

不留書札

東平尉鄭載崙性恭儉謹慎嘗作半間室積書冊於四隅其間只可容二人常處其中以接賓一人來則一人不得已起去蓋其意以為三人會話與甲酬酌之言乙必傳說於人也且與人往復之書必片片割裂纏以為繩曰多少說話不可煩人眼目也余平生

效此法亢人之短扎見即扯之恒以為式或有休紙之用無繫着之事也

五色臺官

肅廟朝黃某年老而拜諫官人譏之以五色臺諫謂其姓黃其職青其袍紅其髮白其心黑也近世所傳則與此小異其姓黃其閥青其面紅其人白其心黑謂之五色生員蓋倣於古之臺官也

善謔晦

金濯纓馹孫負才傲世若請于其婦翁得千字文高聲讀之故使來客聞之其婦翁輒嚬蹙之金公讀畢

又攜史略初卷上山寺一日抵書曰文王昌平武王
蔑立周公朝夕公奭太公望婦翁見而撥諸地曰癡
哉吾婿史略大文胡爲謄送乎客有能文者曰令婿
可謂文章士也昌平蔑立譏斃也言其朝夕望新製
之來也於是始知爲金公所瞞古之名碩抱器韜晦
以待其時如此近世不然略具科體則曰文章也粗
解吟詠則曰文學也不知文章與文學之爲何等體
段可蔑一笑

福相先知其後

鄭相國太和嘗指其夫人腹曰彼腹生壽富貴之子

豈不異哉其後子載岳年八十餘卒稀壽也載崙以駙馬積貲累萬鉅富也載嵩官至議政極貴也公之先知已兆眹於指腹之日鄭門之華奕肇於是矣

見詩擇婿

李鵝溪山海嘗以泮長試士以陌上花爲題有一試券文甚贍麗鵝溪歎賞不已至錢塘當日伯業開故國魚鹽三十州黃金堆屋斗量珠白日歌鐘喧玉樓等句鵝溪嘖嘖曰懷古之題有繁華氣像作此詩者必富貴乎遂坼第一坼見乃李漢陰也時年十五鵝溪以女妻之蓋懷古詩多惆悵之語李公詩果帶繁

華像鵝溪之見未人可及

前後相倒

以前妻而祭後妻者呂相國之夫人也先及第而後進士者姜履相之科也呂公聖齊初娶姜相碩期之女及姜相坐死於姜嬪獄呂公雖異更娶他妻後姜獄雪究呂公還辭與後妻同居後妻先死而前妻祭之姜履相登文科以違格拔榜後中司馬而復前科以前妻而祭後妻也先及第而後進士之說互相為對尚傳於士友間

百梅堂事蹟

金清陰百梅堂詩曰手種寒梅樹年來百本多非關供鼎實自發雲中看註曰同年金子雲別墅名仁龍云余先大夫巡部嶺南見是堂梅已作拱抱尚存

紅蔘之始

紫團蔘出於太行及蘭若山為天下寶純祖初灣府商賈林尚沃得白蔘一掬置之坐適溫水所漬乾於煖堗色變為紅持入燕京試問於彼人彼人大驚曰蜀蔘產於東國獲厚利明年蒸作紅蔘小小持入又明年亦然遂成巨儈名於兩國今則彼人買水蔘變作紅蔘並與白蔘而種之遍滿天下余聞於燕人則

曰非不知假紅而比白則無毒所以用之近日阿芙蓉盛行僉緣多買賣非但栅市為然豈長海上及開北市亦行賣皆余所目見也按中州人筆記百濟蔘有鬚者曰黃蔘高麗蔘近紫而亞於羅產

軟薑正果

全州鳳翔面産薑初秋採其軟者作正果為國中珎味金判書敎根為完伯楓臯求之金公著力煎送楓臯以太晩責之金公追聞一吏先手上送欲杖殺之兩日之間請簡驟至曰早得此味亦監司之效也權吏之勝於官本來如此